

甄家庄歼灭战

——晋绥首府印象记(二十四)

□ 牛寨中

甄家庄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2015年9月,村口的桥头南侧,耸立起一座仿古碑亭,上书“甄家庄歼灭战纪念碑”9个烫金大字。仿佛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

站在甄家庄桥头的纪念碑前,仿佛又让人走进了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抗日战争:

1943年9月27日夜,日军第59旅团85大队700人,伪军100余人,由临县白文镇、寨子村分两路出发,奔袭兴县城。当天到达李家湾,残杀群众10余人。28日窜至瓦塘、裴家川口、金盆湾等地,并向河西马镇、合河开炮,向我八路军河防部队进攻,我军以炮火还击,毙伤日军40余人及骡马10余头,敌人受到杀伤后不敢恋战,便进扰黄河下游黑峪口。10月2日黄昏时,又逃至蔚汾河川赵家川口盘踞3天,将村内房屋门窗全部烧毁,刨挖窑洞百余孔。

得知敌85大队孤军深入,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当即决定结合游击战,在运动战中消灭这股敌人。当时,120师358旅已返回陕北,358旅参谋长兼三分区参谋长李夫克带着一个班和几位参谋留在兴县,司令部决定由李夫克和八分区政委罗贵波共同指挥围歼敌85大队的战斗。10月4日夜,我军迅速进入设伏位置,在小善畔一带高地首先与敌接火。敌一见被围,不甘束手就擒,连忙由王家圪台、曹家坡、刘家庄一线向东南方向白文镇老巢突围。沿途遭我军伏击,狼狈逃窜。7日夜,敌人在5架飞机掩护下向南溃退,又被我军截击于甄家庄附近。其时,屡受重创的敌85大队已伤亡过半,仅剩200多人,没有粮吃,也没有水喝,只能靠飞机空投食品救急。而我军36团居南,军区特务团镇东,17团临北,26团和21团位西,敌人进退无路。最近的阵地距敌仅数百米,鬼子刚一露头,我军的子弹就毫不客气地飞过去。敌人只好爬上甄家庄南面高山固守,8日夜,敌人曾一度突围,被我军击退。

甄家庄战斗打响后,兴县民众积极配合,送水送饭抬伤员,周围50里的村庄,动员担架600余副,其中有200副随军行动,在90华里的运输线上,9个小时就可把伤员送到河西贺家川军区医院;240名民兵冒着枪林弹雨,随军奔波7天,有两天没吃上一顿饭,仍精神焕发,毫无怨言。这年

秋,阴雨连绵,谷子湿得上下不了场,四区助理员李彦恩和甄家庄民兵将谷穗剪下来,在热炕上边烘边打,连夜碾下小米熬成粥,一担担金灿灿的米汤、窝窝头送上战场;吴城的百姓,将收打后的黍子在锅里炒干,碾成糕面,把一盆盆香喷喷的油糕送上火线。战士们轮流吃饭,不给敌人半点喘息机会。甄家庄民兵妇女救护组,带着鸡蛋、水果救护伤员。白明珠的老婆被鬼子杀死,他背着小孩向外跑,看到山上有一位伤员,立即放下孩子,把伤员背下来,安顿好后才去照顾自家哭着的孩子。县委、县政府、抗联等后方供给的同志,每日奔走忙碌,组织民兵运送弹药、食品、衣被及伤病员的安置、运送。军民齐心协力,前方战士杀敌情绪高涨。在小善畔战斗中,我军与两倍于我之敌肉搏,将鬼子四次进攻击退。机枪手孟文兵突围后,被十余敌尾随,他见退却不及,将机枪破坏,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在新庄村,我一排战士被200余鬼子包围,战士上房顶作战,击退敌人五次冲锋。

围攻甄家庄高地的战斗已进行了一天一夜。8日夜,枪炮轰鸣的战场陷入一片寂静,唯有敌人的阵地上偶尔响起壮胆的零星枪声。尽管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但李夫克和罗贵波同志毫无倦意,依然坐在狭小的临时指挥所里一块儿商量如何在运动战中把敌人消灭。甄家庄以东是敌人控制的岚离公路,距敌赤坚岭、王狮据点很近,我指挥员判断敌人可能东逃,于是决定把军区特务团埋伏在甄家庄东面的郑家岔,三十六团埋伏在东北面的吴城、碾场一带,再在其他三面虚张攻势,迫敌东逃,诱其入网。已是半夜12点钟了,警卫员一见首长又要熬夜,就到山下的村里去弄饭吃。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夫克画传》记载,当时我军指挥所设在兴庄村前山梁上的一孔小窑洞里。门朝敌阵,门前有一棵大树,标记十分明显。白天能够看清五里之外甄家庄高地上的敌人。设立指挥所时,有位参谋问李夫克:“参谋长要不要安排放哨?”李夫克回答:“当然要放哨,不然我们就会被鬼子偷袭”。9日凌晨,师部通讯员送来周士第参谋长的一封信,李夫克正在看信,突然,窑洞附近的哨兵喊“敌人来了”,指挥部官兵一面开枪御敌,一面下山到兴庄

村。十来分钟后,山上又恢复平静。原来是敌人白天发现了我指挥所,又发现周围没有多少部队,于是深夜又作困兽之斗,鬼子组成一百多人的突击队,先向北绕过我17团的防地来到曹家沟,被我师部侦察员发现。师部接到敌情通报,以为敌人要从曹家沟突围,立即信告指挥部追击。谁知敌人到了曹家沟并未东逃,反而掉头向西,翻过17团背后的山梁,在一片洼地附近兵分两路,一路顺着洼地偷袭指挥所,一路下山突击兴庄村。由于枪声一响,偷袭我指挥所的敌人知袭击不成,也奔袭兴庄。当时兴庄村有17团两个连换防休息,流动哨发现敌人后,枪声一响,村中部队节节抵抗。鬼子一看偷袭也不成,不敢恋战,又顺着无人防守的山沟抄近路回到甄家庄高地。死伤惨重的85大队残部,身陷绝境,居然精心部署,孤注一掷,偷袭我指挥机关,事后还能安全返回驻地。这说明日军的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非常顽强,战术指挥也是很高明的。如果我军对此掉以轻心,就有可能吃大亏。后来,贺龙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和李克夫见面后说:“你们要好好研究日本人这一套!”

天亮后,飞机又来投掷食品。日军被困于山上整整3天,曾几次在夜间突围均被我军打退。敌人白天仅靠飞机上投掷的些许食品充饥,难以果腹,只能在地里找些白萝卜、蔓菁等青菜,烧几株黑豆来填肚子。10日夜9时,敌人强行冒死向东突围,在郑家岔附近遭我军伏击,退路断绝,敌人死中求生,背水一战,集中力量向我军冲锋5次,均被击溃。当时我追击部队又赶到参战,残敌乘黑夜向南北高山逃散,溃不成军,我军分路搜索追击,将日伪军近700人消灭。11日拂晓,又有敌机3架前来掩护,最后仅有残敌百余人乘机逃回岚县王狮据点。这次战斗中,李夫克、罗贵波俩人整整十一个昼夜没有休息。战斗结束后,他俩已过度疲惫,在担架上抬出指挥所。

日军这次“扫荡”原计划进行两个月,结果入侵兴县不到半个月就被粉碎。甄家庄歼灭战,打痛了敌人,贺龙同志撰写文章,发表在晋绥军区编印的《战例丛刊》上。为此,毛泽东特地发来电报,鼓励和鞭策晋绥抗日军民要乘胜前进,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晋西区党委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晋西北军政干部培训学校。1940年1月,“晋西事变”宣告结束后,中共晋西南区党委与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根据地各项工作亟待开展,而干部又极其缺乏。为此,晋西区党委决定把开办学校培训干部当作极重要的事来办,没有校舍,没有经费,缺少教师,缺少教材,日寇春夏秋冬不断扫荡……困难重重。但为了给党政军各部门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仍然开办起了培训干部的综合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培训学校。

学校于1940年2月开始筹办,3月12日正式上课,共招收军、政、民各方面干部约600余人,分为军事、行政、交通、工、农、妇几个队,学习时间暂定为3个月。校部设在兴县城西关乔郭家沟康志周院内。

军政干部培训学校校部确定后,各队分住在城关民宅中,学员由各专署、县和牺盟中心区选送,也有介绍来的。初创阶段,学校教职员工短缺,组织不健全,4月以后陆续增添干部及教员10余名,教职工总数达30余人。这些学员培训3个月后就结业了。但由于学校的学员成分复杂,文化水平悬殊太大,培训效果不太理想。为了扩大学生来源,提高教学质量,区党委与晋西北行署决定撤销军干校,于1940年5月5日,将干校更名为晋西北抗战学院,整编为行政队、青年队和民运队,行署主任续范亭兼任院长,行署副主任牛荫冠兼任副院长,行署教育处处长杜若牧担任教育长,杨林任教务处长,石峰任政治处长,贾公铨任总务处长,黄仲英任供给股长。教官有杜心源、叶笃诚(方石)、刘晋卿(叶林)、沈何、石峰、崔颖等人,校部仍设在乔郭家沟,1942年奉命又将其改为晋西师范学校,1943年改为晋绥党校二部,1944年改为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校址先后在城关、五龙堂、杨家坡、高家村、姚家会、碧村。到1948年6月,历时八年半的时间,学校培养了行政、军事、民运、文艺、教育、经济等5000多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以说是晋绥边区当时的最高学府。

晋西北军政干部培训学校

——晋绥首府印象记(二十五)

□ 牛寨中

